

《茶馆》600场背后

本报记者 刘 森



1958年版《茶馆》



1999年版《茶馆》

3月10日，北京首都剧场的舞台上，“裕泰大茶馆”老掌柜王利发拿起秦二爷的说书内室，仰望屋顶，寻找了结一生的地方。之后，大幕悄然落下。1958年至201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人间悲喜剧演绎了整整600场。

“52年，《茶馆》演出600场，其实不算多。但就是这不多的600场，对北京人艺来说非常不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书记刘章春这样总结。导演焦菊隐把《茶馆》喻作“清明上河图”——上到前朝贵胄、封疆大吏，下到贩夫走卒、流氓地痞，他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各自挣扎求生。然而，《茶馆》背后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另一幅“清明上河图”呢？

经典诞生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舍酝酿创作一部宣传普选的三幕话剧《秦氏三兄弟》。

1956年12月，初稿完成后，老舍来到北京人艺，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朗读剧本。剧本朗读之后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剧中第一幕描写秦家开设的“裕泰大茶馆”的故事最精彩。于是，研究决定抛开普选的题材，以“茶馆”为基础单独成戏，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变迁。

研讨会结束，焦菊隐来到老舍家，跟他商议剧本的修改意见。老舍听后非常兴奋，立刻表示：“你们的意见非常好！我3个月 after 交稿。”

3个月后，老舍准时把重新写好的剧本交到北京人艺，剧本以老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为背景，通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的描写，反映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后3个不同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面貌，揭示了旧中国的动荡、黑暗和罪恶，定名《茶馆》。

《茶馆》写成后，老舍数次修改。其中一稿结尾是“王掌柜救了革命者，自己饮弹牺牲”。郑榕记得，当时于是之提意见说，希望在结尾处有几个老头儿话沧桑的戏。老舍只是“嗯”了两声，并没

相关链接

以后也不要演戏了

于是之

1992年7月16日，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再也不要演戏了。

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1992年纪念剧院建立40周年的时候，再演《茶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多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到了7月16日那一场，第二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爷的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两场就已经出了些小毛病了，那一天就自觉要坏。开幕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我跟天野同志说：“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看我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天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过去”。幸亏他有了准备，我真就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我能够继续演下去。这以后，不

有说话，于是之也没再说什么。没想到一周后，老舍写出了3个老人说着掏心窝的话，最后掀起漫天纸钱的结尾，如今成为经典一幕。

《茶馆》正式排入了北京人艺的演出计划，首演时由于是之扮演王利发，郑榕扮演常四爷，蓝天野扮演秦仲义，其他角色由黄宗洛、林连昆、英若诚等扮演。

命运多舛

1958年3月29日，由焦菊隐导演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反响非常强烈。但由于“反右”刚刚结束，《茶馆》很快受到了冲击。刘章春回忆：“当时一些领导认为《茶馆》是一部有问题的戏，宣传了悲观主义。有人直接说，我们种白薯都亩产50万斤了，这是多么的革命浪漫主义，我不知道《茶馆》在歌颂什么。”于是，同年7月10日，仅演出了49场的《茶馆》被迫停演。

1963年5月，北京人艺小心翼翼地将《茶馆》复排上演，但受到“左”的干扰，为适应政治需要，被强行加进了“红线”——不仅被增加了一些学生闹革命的情节和标语口号式的台词，在第三幕结尾，还插进了与常四爷性格完全不符的给游行学生助威送水的情节。即便有这样生硬的情节，悄悄上演的《茶馆》仍然吸引了许多观众。演出结束后导演金山跑到后台，不敢说话，不敢握手，只是在桌子底下向焦菊隐竖起了大拇指以示敬意。《茶馆》的第二轮在首都剧场演出53场之后，再次停演。随后，“文革”初期，《茶馆》又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

重见天日

1979年2月，《茶馆》以原班人马复排演出。1980年应邀赴西德、法国、瑞士访问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其后，《茶馆》又到了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在柏林有一场演出，《茶馆》谢幕24次，观众欢呼、跺脚长达7分钟。“1979年至1992年，《茶馆》几乎是在不间断地演出，好像一下子释放了积压多年的戏剧热情。”刘章春这样描绘那段辉煌。

1992年7月16日，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之际，《茶馆》在首都

剧场演出第374场。“虽然当时的演员们并没有想过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老版《茶馆》的告别。”刘章春用“悲壮”形容了当时的场面。

“绝版《茶馆》门票，300元一张！”首都剧场外有人在叫卖“黄牛票”。剧场后台乱成一团，年轻的演员们拿着扇子，T恤衫让老艺术家们签名。这让当时已患病、经常出错忘词的于是之更加紧张了，他跟蓝天野说：“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看我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结果，他真的就忘了，而且不止一处，每幕戏都有漏洞，台上的他痛苦极了。演出结束后，于是之在后台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谢幕时，几个观众跳上台，自发献上一条“戏魂国粹”的横幅。于是之在后台激动地对其他演员说：“观众太宽容了！”当愧疚的于是之坐车悄然离开剧院时，很多观众还守在

恢复经典

2005年，美国演出商与北京人艺接洽，邀请《茶馆》赴美演出。演出商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就要老《茶馆》的版本。同年6月，借纪念《茶馆》导演焦菊隐诞辰



新版《茶馆》

艺术·院团

交响乐团的业务工作怎样开展？偌大乐坛，见解各异。有人说，“提高演奏水平”是中环节，抓住它，就行了。此言不谬，然还不够全面。笔者认为，一个有抱负的正规乐团，不仅应在“提高演奏水平”这一中心环节下功夫，而且应当在“精品创作”方面有所作为。只有同时插上精品的“制造”和“创造”两翼，乐团才能起飞。

近年来，深圳交响乐团“制造”“创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有益探索，为篇首提出的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制造创造 两翼齐飞

相对于京、沪、穗老牌乐团而言，“深交”属于乐坛新兵。但自上世纪末以来，该团奋起直追，演奏水平直线上升，很快跃入了我国交响乐队伍的前列。与此同时，该团收获了一个个精品创作的硕果：2006年，大型梵呗交响合唱《神州和乐》推出；2008年，钢琴协奏曲《春天》和《庆典交响曲》——为交响乐队、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及男高音独唱而作——在深圳音乐厅奏响；2009年，深切缅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多媒体交响音乐会“思念”深情上演，《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顺利杀青；2010年，大型客家山歌交响曲《交响山歌·客家新韵》让客家人的交响梦想变成了现实。

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沪召开。作为献礼作品，“神州和乐”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次公演，轰动沪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喜不自禁地说：作品俨然就是一座精美的“友谊之桥”“和谐之桥”。随后，“神州和乐”在广州、深圳、香港、北京等地和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演出均反响热烈。2008年10月，“神州和乐”应邀赴韩国首尔演出。热情的观众在最后一乐段

100周年，北京人艺重排焦菊隐版《茶馆》。此番演出除了演员变换之外，在场景和调度上都与焦版别无二致，由林兆华任艺术指导。

同年10月，《茶馆》赴美演出，这也是中国话剧首次在美国演出。演出中的“包袱”观众都能很快反应过来，笑声几乎是同步响起，现场效果非常好。这要归功于老版中“刘麻子”的扮演者英若诚。他对《茶馆》的翻译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将剧本中老北京的土话翻译为相应的美国俚语，十分口语化。

传承不易

在庆祝《茶馆》演出600场的纪念仪式上，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说，北京人艺的首要任务就是继承、守继老一辈艺术家留下的宝贵家产，“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决不做败家子儿”。

52年，两代演员撑起了《茶馆》。如今，老版《茶馆》中扮演常四爷的郑榕86岁了，扮演秦仲义的蓝天野83岁了，还有不少老演员已经离开了我们。第二代演员中濮存昕57岁，杨立新53岁，冯远征48岁，梁冠华46岁。北京人艺的中坚力量也老了。第600场《茶馆》中有一个刚毕业的中戏学生饰康顺子父亲康六，然而，却没有更多可以寄予厚望的新人。

刘章春说：“北京人艺近年来招进了30位年轻演员，我们已经在试着把剧院里相对出色的新演员安排在B组演出。前段时间剧院演出的《雷雨》，“四风”就是由年轻演员担纲的。但是现在年轻演员普遍对生活的认识比较肤浅，就影响到对人物的理解。并且，刚刚毕业的演员，很难从学校的教学状态转变到剧院演出排练的状态。但是，北京人艺一直在努力。”

管弦奋逸响 新声妙入神

——深圳交响乐团精品创作巡礼

江山

样的精神在当前浮躁之风盛行的音乐界尤显珍贵。

敢闯敢试 打造精品

笔者认为，“深交”精品创作实践之所以能够打开局面，喜收硕果，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人民”为使命作为推进“精品创作”工作的强大动力。多年来，通过学习，“深交”领导班子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要把“人民”二字时时刻刻装在心里，时时为听众而思，处处为听众而做。只要做到和听众心连心，就会有不尽的创作灵感、不竭的服务动力和战胜困难的巨大勇气。

二是不断加深对精品生产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以及深圳文化“试验场”“窗口”作用的认识，这是精品创作阔步前行的前提。乐团的领导班子成员们一致认为，深圳文化应当集兼容、试验、先导性为一体，“深交”地处南国，根在特区，担起“兼容、试验、先导”的重担，义不容辞。因而，在向京、沪、穗老大哥乐团学习、实实在在提高演奏水平的同时，不断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美感的交响乐新作”，推出“深圳创造”的艺术名片，是乐团生存、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坚持艺术上的变革求新是精品创作的必由之路。繁荣文艺，创作是基础；繁荣创作，精品生产是龙头；而对于精品生产而言，创新是必由之路。如：“神州

《陶然情》唱响红色恋歌

本报讯（记者成长）3月20日，昆曲现代戏《陶然情》在北京大学上演，观众挤满了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小剧场。

《陶然情》讲的是，进步青年高君宇和女诗人石评梅相互倾心，石评梅却不愿介入高君宇包办的婚姻，“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希望保持二人的“冰雪友谊”。随后，高君宇远赴广州参加革命，将一对象牙戒指寄送给石评梅。高君宇归来之后，二人在陶然亭互诉衷肠。无奈高君宇久病不愈、溘然长逝，石评梅依他生前所愿将他葬于陶然亭。学生刘和珍的惨死又让石评梅深受触动，她决定不再抱守旧梦，愿意在

《爽歪歪囧呆呆》二轮上演

本报讯（记者胡芳）3月18日起，由北京快板沙龙、北京曲艺家协会、晓攀传媒嘻哈包袱铺联合出品的爆笑什锦八宝剧《爽歪歪囧呆呆》继春节前在北京文联礼堂初试牛刀之后，移师嘻哈包袱铺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共计8场。

《爽歪歪囧呆呆》全名为《爽歪歪囧呆呆之阿美那点破事儿》，该剧运用了多种艺术形式，并采用现代与古代时空交错的手法，重述“侧美案”故事。

该剧加入了相声、快板、流行歌曲、舞蹈、魔术、脱口秀、话剧、评书、京剧等元素，并借鉴了相声剧和话剧中夸张的舞台和服饰设计，成为一出不折不扣的八宝什锦剧。为吸引观众，在演员阵容上，《爽歪歪囧呆呆》也采取

未来“寻求生命的真实和安定，做人间最幸福的人”，并许下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

《陶然情》是北昆第一部现代题材的小剧场昆曲。导演方彤告诉记者，该剧从排练到首演仅用了19天。“高君宇与石评梅凄美的爱情故事，最适合用昆曲柔软的腔调来表现。”

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介绍，《陶然情》是北昆推出的“戏曲舞台上的北京”系列演出之一，也是剧院以青年观众为主要受众对象进行剧目创作的一次尝试。剧院计划今后继续携该剧走进大中学校园。

了“杂糅”策略，中国曲协快板艺

术委员会秘书长李世儒，著名相声演员王文林，嘻哈包袱铺主持人徐海，2005年“超女”李娜，嘻哈包袱铺当红演员尤宪超、贾旭明都加盟演出。

从演员搭配和舞台表现上，该剧对年轻观众的“杀伤力”十足。作为编剧和导演之一，快板名家李世儒表示，希望该剧在吸引年轻观众的同时，也能引发人们对一些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

惠新讲坛已办三期

本报讯（记者张婷）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三期惠新讲坛在京举办。该讲坛于今年1月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3期。讲坛由音乐所所长田青主持，该所研究员苏兵、金经言、崔宪分别在三期惠新讲坛上发表了精彩的音乐理论研究阐述。

据悉，惠新讲坛有两层含义。从表层意思来讲，中国艺术研究院地处惠新社区故名惠新二字；其次又是惠及新人，在学术上施惠于业务新人之说。建立这种学术讲坛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以讲

座带科研，逐渐发挥音乐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学术影响力，在研究人员中产生自觉的工作压力与学习习惯，最终以科研带动学术，提高全所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

田青表示，音乐所设立了5个理论研究室，并根据所里各位研究人员的专业进行了具体分配。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要充分发挥研究员的学术带头人作用，带领各自的一班人马，按照不同的学术方向，发挥出全所研究人员的业务专长，开启音乐所学术科研的新阶段、新起点。



“神州和乐”演出现场